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七四號

據清國二十三年鉛印本撰影印

山西省

陽城縣鄉土志 (全)

sk/23/67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673\*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可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體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固書分類愈趨精密的限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一」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確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國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獨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國建國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館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獨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總擴展到橫固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國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固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固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固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關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國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盡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覽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國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國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國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未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陽城縣  
鄉土志

甲戌季夏  
印於并門

序

童子束髮就傅通經爲難遑問讀史其才識聰敏者可博覽而旁通資性魯鈍者每顧此而失彼即讀史矣而於括地食貨及桂海虞衡等志多有束而不閱閱而弗詳者至我朝之一統志各省通志等書益不免望洋而歎矣國家指日立憲學界振興學部大臣奏令天下郡縣各撰鄉土志以嘉惠小學諸生蓋欲即耳目之見聞俾循名以覈實此誠居今稽古行遠自邇之善教也陽城僻處一隅風氣尙錮小學蒙學諸生其於此志尤爲當務之急迺命楊生白生依目條列數月成書詞多駢偶取其易吟誦也字惟淺近取其無留滯也文戒冗長取其便記憶也由此以及括地食貨等志融會貫通且由本邑循序以究天下之務周知博覽觸類引伸安見

小成之不可幾於大成也哉閱既竟綴數語於簡端化民成俗其必由學  
世有志學童子當不河漢斯言知陽城縣事會稽沈繼焱序

清季廢科舉設學堂各縣書院改稱小學其課程有鄉土志編授之功令吾晉士習樸僿各縣編輯僅有文水成書付印他縣顧未之覩也陽城楊年丈少梧劬學工書以清光緒乙酉與家叔修甫公同膺選拔貢生澹於利祿潛隱家巷詩文不多作亦不存稿茲陽城鄉土志爲應知縣沈公鄜生屬編者 哲似芷生大兄與贊同事於教育學院生年月日時同交尤摯茲將以

丈遺編印行屬爲序嗚呼今之談教小學者率其詞易且俚且云取易誦易解耳全國風靡幾成至論一冊甫畢芻狗棄之荏苒數年訖無成誦狡焉者驚於歧途鈍焉者終於迷惘甚或侈論五洲無復知鄉邦掌故景行西哲無復記先正典型國家作育人材詎此情耶

丈纂此志有駢散二體今世散體文且將摒黜何論駢體雖然贊讀舊書  
人也證之於古可乎周秦以來著書辭雜駢儷間有韻言爲學者易於誦  
記也宋以來始有純用四言韻語者蓋句既齊整韻復鏗鏘童子之誦詩  
舞勺尙存其遺乎惜後世樂學崩壞今則區樂與歌於課程之一簡歟非  
簡歟司教育者何未聞置一議也贊曩授讀家校嘗編中國地名歌括刪  
正史鑑節要蛙鼓蚓鳴早爲棄置今讀

丈茲纂棖觸前塵陽城界連豫省山水清嘉前輩風流至今未沫然則讀  
丈茲纂者非第玩文辭而攄懷舊念發思古情樊南之詩也七逸之吟也  
其去人豈遠乎哉聊發讐言藉副 芷生大兄之屬烏敢云序也甲戌夏  
月榆次年愚姪常贊春謹撰於井垣年六十有三歲

遜清光緒季年學部尙書張百熙奏請天下郡縣撰輯鄉土志用備小學  
課讀詔從之頒示各省學臣轉飭所屬奉行是時邑令沈繼燦接奉令文  
即延訪學識淹雅熟習舊聞者任其事而吾 太老夫子楊少梧先生以  
聲聞素隆翕然爲衆所推沈令亦素仰高名親詣講舍延聘者至再先生  
家學淵源素嫻邑中掌故同治間重修邑乘兩世任參訂採訪之職又多  
逮事嘉道諸前輩以故聞見博洽迥非時流所及先生承衆紳之推薦縣  
令之敦請辭不獲已乃勉應之初創稿成散文體一帙繼思學校誦讀駢  
儷當易記識遂改纂駢體韻語今茲所校印者是也書成沈令呈進上峯  
特蒙嘉許邑中各學校亦皆爭相傳鈔定作課本邑乘年久失修且多違  
誤先生此作於舊志則提挈其綱要而增訂其缺失因革損益頗費斟酌

雖號鄉土實不異重修舊志也所見各郡縣成書夥矣若簡雅有法斷推先生此作爲第一年來學校既廢此科舊日傳鈔之本亦逐漸罕見芝生世丈恐先人手澤湮沒不彰也爰付諸手民用廣流傳是舉也在芝丈爲表揚先德然一邑文獻因而賴以不墜固鄉邦人士所當慶幸者也丈屬爲序謹次其崖略如此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門人田九德謹序

陽城縣鄉土志

邑人楊念先少梧甫撰

歷史

古稱獲澤今日陽城夏禹弼成爲畿甸屬禹貢冀州之域析商湯有事於

桑林湯禱雨處在今縣治南六十里周穆王曾休濩澤見穆子傳天晉世子敗狄稷桑見國語戰

國之時迭歸韓魏秦并天下乃屬河東秦建河東郡領縣廿四第十縣曰濩澤縣在今縣治西三十里名澤

城西漢屬上黨郡分北境爲陽阿在今縣治西北境曰陽阿縣屬上黨郡後

漢未易其名改二縣爲侯國濩澤侯國屬司州河東郡泊乎曹魏濩澤又

隸平陽少帝正始八年分河東十縣爲平陽郡濩澤屬焉西晉之初陽阿并於獲澤陽阿其後遂

陷於五胡卒乃歸之於北魏歷前後趙前燕前秦在昔西燕稱帝郡屬建

興西燕慕容永稱帝於長子分迨至北魏文成興安縣移今治自故城移今治仍名

澤廢孝明增郡泰寧故城置西瀋澤於故城置西瀋澤縣屬焉孝莊建州新

設今治乃隸安平孝莊永安中復罷建興郡置建州領郡四曰高都西邑

泰寧至北齊而並廢北齊省並郡縣泰寧郡西瀋澤並廢安平瀋澤及後周而仍名北齊建州領高

平安平二郡瀋澤仍屬安平隋文廢郡任州更建州為澤州隋初盡廢諸郡以州治民建州改澤州瀋澤屬焉

煬帝改州為郡澤州曰長平郡縣之隸屬如故唐初於瀋澤置澤州尋又移於端

氏今沁水縣端氏鎮○高祖武德元年於瀋澤縣置澤州為刺史治所八年刺史移於端氏太宗仍瀋澤為屬邑移州

治於晉城今鳳臺縣明皇天寶紀元改瀋澤為陽城縣改澤州為高平郡陽城

屬焉五代皆因之金時宣宗之世升陽城為勸州治升澤州為忠昌軍勸州屬

焉元光二年升州為節鎮至於元世勸州乃廢陽城仍隸澤州元陽城縣山西道晉寧路澤州領之晉寧

初曰平陽路惟我國朝升州設府本境遂為府屬雍正六年改

政績錄

稽陽城之政績以宋代為權輿張之才清慎愛民詩題湯廟

於宋張之才始

其去官辭湯廟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青天不負民神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金張格寬嚴相濟化洽鄉

閻張格金大定中知縣以經術為吏治寬嚴相濟民樂其化

元李裕課重農桑遐邇實蒙其惠

李裕元大德中

知縣甫下車問民疾苦諭以農桑為本勤恤民隱民皆被其惠

路有讓草生囹圄賢愚並樂其寬

路有讓至治初

知縣有異政任七年化行訟簡草滿囹圄稱為吏治之最

至若養興教立前則有關世傑

元至元間知縣

後則

有趙繩祖至正時知縣

舉廢捐煩大尹為韓汝弼

至順時知縣

主簿為周克明

至元時主

簿又若明之李芾葺學宮建壇廟多創造而不病民

明洪武初知縣

繼有王珪置

養濟修倉廩設藥局以行仁政

洪武七年知縣

不為矯廉而百姓乞留者黃岡劉

以文也

正統七年知縣

立除大滑而一邑胥服者靈臺史獻忠也

獻忠名書履任時年尚少大滑

路有祭輟之乃因事知縣陳寬矢志而潔清成化間王傅備荒以積穀嘉靖間

王薦甫賑民不怠當饑僅荐臻之年著撫字心勞之績薦甫名縉嘉靖間知縣

英勦賊有功設禦寇安民之計殫築城造器之勞盧修可令行禁止張問

仁吏惕民懷時俱嘉靖王標職雖獄吏擊賊而奮不顧身玉標嘉靖間典史

落率民壯奮擊之至白桑村途遇害王柱責在廣文課士則交相勵志嘉靖間至於立杜倉

弭礦變改差役為僱役之條李尙隆祀崇名宦尙隆名棟隆慶間知縣

甲更奸胥為慤愿之吏劉應奇早列生祠神宗時知縣詳張應詔甄發城

垣當歲饑而備活甚衆神宗時王雅量親稽稅籍除宿弊而吏不為奸詳

公德政碑柿木成林王良臣勤於課稅銀除更役安葵明名不事煩苛孫主簿

革弊以振鹽綱孫文澤嘉靖間主簿廉得鹽務諸弊王廣文捐俸以周寒

力請革之悉心編審賦役無不均者